



## 跨越山海的相聚（三）

○ 余昌民

在天津扎根的王舜远近几年常在北京客串。他的乡音——和陈伯达一样的福建“鸟语”（我们在东大操场黑灯细雨中听过此人的讲话）——挥之不去，不过已经改造得跌宕婉转，稍带一点滑稽，好比在北京开的福建小馆又加上了天津包子。他生性快活，大笑起来像摩托车起动那样马力十足，但是他绝对有南方人慧巧的天赋，无论做收音机还是木工活，都精致无比。我记述过一次与他有关、他却不知道的奇遇：

一九六八年春天清华开始武斗，我曾经悠闲下棋的楼间坪地成了砖石纷飞的战场，我和同班好友杨士元再度住进常宅（九公寓常迥教授家）避难。其间发生过一个小插曲：半夜里我忽然被喧哗声闹醒，灯光雪亮，走廊里挤满手持长矛的红卫兵，一家大惊。其中一人向我问话，两人对谈了几句，气氛顿变，旋即退兵。大家忙问所以，我笑着说：“他是无线电系的学生，常来我们班宿舍看老乡。”

（拙文《清华围棋纪事》）

这位“老乡”便是王舜远。

卢伟林、张曙明和其他几个北京的同学一样，每逢周末便不见了踪影，我们这些外地同学开始放纵的时候，他们正在31路公共汽车上与众人比肩厮磨呢。卢伟林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脆，感觉就像我那时爱吃的新鲜的江米条。他语速急促；时常瞪瞪地走近前来，一言不发，低头看看，抽两下鼻子，耸一下黑框大眼镜，又瞪瞪地离去。张曙明

正相反，什么时候都是女儿般的安静，白晰的面孔动不动便泛红。他走路好像用双脚抚摸地面，总是轻轻地来了，又走了，“不带走一片云彩”。卢伟林在乱云飞渡的年代做过《广西日报》总编辑，过了二十天瘾，脆脆地告别了。2000年聚会那天，同学们参观了他主理的永丰乡通风设备厂，到他那温馨可意的自家小院休憩。他如今恋上了摄影，起先是晃悠街头，现在开始云游八方了。自号“香山老道”，在新浪博客上信众不少。张曙明被放到河北衡水，时运一到，终于收线回了北京，现在联合大学廊坊分校任副校长，自驾一辆凌志，或往返京、郊两地，或举家越省出游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我这里实在想不透，昔日只嗔不怒、未语先羞的张曙明，现在如何抖撒校长的威风？

历数了在大屏幕上顺序露脸的京城同学，主会场应答了邢明德发自嘉兴的呼叫，他日夜兼程，配置、调试了他的设备，终于赶上了这趟世纪的快车！回溯今昔，若不是这位同学邢明德，我只怕会把枭雄曹操的故乡亳县一直误读作毫县，我对嘉兴古邑的神往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化为具体的牵想。邢明德（与孟德仅一字之差）个子敦实，气质明朗，一对英眉既透出剑气，又常含笑意。想当年他一度常往朝外、德外淘购收音机零件，“一元货”得手，其乐融融……毕业后先到天津，又去永济，转头而往上海，再徙而至嘉兴，十二年前夫妇携一双儿女在满地黄花里合影的印象犹新，现在依偎着秀丽南湖、滋润着杏花春雨捧护孙女，宁馨若此，复美仙乎？